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抵达教堂山的第一个清晨，午夜三点醒来，大道上汽车的轰鸣尚未开始，一切都是安静的，于是另外的一些声响，便在耳畔清晰地浮动。

离我最近的是阿尔丽娜的呼吸声。孩子无疑是最接近自然的生命，她坐在轰鸣的飞机上就能陷入深沉的睡眠。躺在床上，她虽然兴奋到总觉得一切都是梦境，但还是很快进入梦乡，梦里她还在中国，即将期末考试，于是烦躁地嘟囔着，让我赶紧走开，不要打扰她写作业。她的梦里总是有无止的作业，永远也做不完，临近考试的时候，她每晚都要干到深夜十二点，我心疼得恨不能她不要读书了，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活着就行。而今，她在自由的暑假，没有作业，可以跟着劳女士去教堂山公立图书馆，一借就是十几本。但她看书飞快，很快就全部读完，又叫嚷着图书馆书架上的中文书，已经快要被她全看完了，她很快又没书可读。此刻，在距离中国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，她的梦境，依然停留在过去，未曾跟随着身体，跨

越时空，同步抵达。

我羡慕阿尔丽娜的睡眠，我只能无所事事地躺在床上，倾听窗外的声响。一抹微光已经化作游蛇，穿过百叶窗，将书桌上混乱无序的事物一一照亮。偶尔有一两声蝉鸣，恍若惊梦般响起，大约是蝉和阿尔丽娜一样，借助梦境回到了过去。蝉的过去是在黑暗的地下，那是长达十几年的幽闭时光，它们蛰伏在深邃的泥土之中，只为三个月可以见到人间光明的飞翔。在我的故乡，齐鲁大地上，蝉鸣伴随了我整个的童年和少年时光。没有蝉的夏天，如何能叫夏天呢？我走在热浪席卷、快要融化的大马路上，听着永无休止的蝉鸣声，仿佛回到故乡。我的前半生，早已埋葬在那里，而今跟随我抵达异国他乡的，是新生的自己，尽管她连接着昔日的肉身，却早已不是过去的我。我像一只蝉一样，将外壳留在了故乡的大树上，而后振翅飞去。我所渴望的光明，或许也只有短暂的三个月，但此刻，我不关心人生的长度，我只活在当下。当下是异国的黎明时分，光线

月光城 散文

黎明的声响

安宁

慢慢抵达大地，野兽们开始出洞觅食。

我将五点醒来的阿尔丽娜带出门去，沿着柳树大道，向我们正在申请中的日光石小区走去。一路遇到跑步的人，骑车上班的人，清理垃圾的人，在自家门口打理草坪的人，他们无一例外地，都会在迎面走来的时候，向我说早上好。

阿尔丽娜于是好奇地问我：妈妈，不认识的人为什么要打招呼？

因为人们希望陌生人之间，可以彼此传递善意与温暖，而非冷漠和尴尬。我告诉她。

于是我们一路欢快地和人说着 Good Morning(早上好)，阿尔丽娜起初是小心翼翼的，好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小兽，后来就将声音盖过了我，鼓足勇气和人对话。这是她在学了两年英语后，第一次使用，她因此备受鼓舞，仿佛一种全新的语言，在她身体里正式激活。

我们还因此和沿途遇到的飞鸟、松鼠、蚂蚁、素不相识的昆虫打着招呼。起初，我们在一片草地上，看

到一只松鼠，它迈着欢快的步子，寻找着草丛里的松子、蘑菇、种子，或者和它一样觅食的蜗牛和蚂蚁。一天开始，它在为自己丰盛的早餐而忙碌。它顾不上行人，也早已习惯了行人在大道上经过。它和他们互不干涉，只有好奇的我和阿尔丽娜，才会停下脚步，陪伴它享用这份清晨的恩赐。但显然我们在自作多情，它并不需要我们的陪伴。很快，另外一只松鼠如约而至，它们才是真正的伴侣。就在这片无数露水熠熠闪光的草地上，它们时而各自低头觅食，时而追逐嬉戏，时而爬上粗壮的树木，隐匿在茂密的枝杈间，时而像一道闪电，从我们身边嗖地消失掉。

我和阿尔丽娜站在草丛边，注视着它们。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多余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些可爱的生命，完全可以不需要人类自由地生活。人类只是旁观者，路过此地，向它们投以温暖的一瞥，便完成了我们与一只松鼠之间的所有关联。

这样想着，我们便悄无声息地转身，继续向前。

她出生那天，父亲在做心脏手术，母亲因为焦虑和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得了产后风，一度生命垂危。就在这样一个不太平的环境下她来到了人世间，父亲给她取名安安，希望一生顺遂，平平安安。

安安说话很晚，别的孩子都可以唱完整的歌谣了，她还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，用姥姥的话说，“嘴笨得像棉裤腰”。还好，她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黑葡萄一样的眼珠，每当说不出话时会一脸无辜地望着对方，让人舍不得批评。

当年有个电影叫《天仙配》，很多小伙伴包括舅舅姨妈们都会嘲笑和调侃安安的嘴笨，她报电影名，说了十几遍都说不对。“平阴费”“贵贵贵”“天上会”，大家笑得肚子疼，安安委屈地大哭。这个时候，父亲会抱着安安说，“闺女，咱们贵人语迟。说话嘛，多简单的事，不着急。”

那个时候，父亲最爱听电台里的“小说连续广播”，有的时候上夜班会错过，他对安安说，“闺女，你可要认真听哦，回头讲给爸爸。”安安用力地点点头。

开始的时候，安安只会结结巴巴地说一两句，后来

三四句，渐渐地，在爸爸的鼓励下，可以讲10分钟，20分钟，到最后，30分钟的广播小说，安安可以讲40分钟，而且还能绘声绘色地用口技模仿不同人物的声音。

这个时候，大家惊奇地发现，曾经的语迟女孩现在变得伶牙俐齿了。父亲骄傲地说：“谁敢说我的闺女嘴笨？她将来会成为故事女王！”

父亲因为文采出众调离了车间，在一家编辑部任职，安安家里从此有了很多报刊。除了一些儿童读物，安安小学时就开始阅读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那些期刊杂志。当老师的妈妈每天都会让安安写日记，周末要大声朗读出来给全家人听。

小学四年级，学校举办了“故事大王”比赛，别的小朋友都在讲龟兔赛跑，老虎大象的童话故事，安安讲了一篇从《人民文学》看过的小说《鼻涕大将和臭美妞》，下面的老师同学听呆了，安安愈发讲得起劲，虽然超时10分钟，但还是毫无悬念地得了《故事大王》的称号。

命运的齿轮缓缓启动，上了初中的安安人生开挂了，参加各种校园广播剧的录制，演讲和各种辩论赛，在市里举办的现场新概念作

月光城 小小说

语迟女孩

佩彤

文大赛拿了冠军，中考时是全市女状元。大学毕业后，她和最好的闺蜜踏上了南下的列车。

坐了70个小时的硬座，安安来到了羊城。因为喜欢漂亮衣服，她应聘到一家港资时装公司，地点在北京路。安安最初的职务是总经理秘书，渐渐地发现，在卖场售货可以拿到更多的提成，于是自告奋勇来到销售第一线。

首先要突破的是语言关。来到羊城，安安发现粤语歌学的那些广东话根本小儿科，于是每天晚上在宿舍背价格，练粤语。天生喜欢笑的安安有种亲和力，有一天来了很多大学男生买牛仔裤。他们笑着说，听说这里有个好得意(很可爱)的女仔，我们来看看。“得意？我很谦虚呀！”他们看着长发及腰的安安又大笑起来，果然，“眼睛比脸大，头发比个长”，哈哈哈哈哈！来来来，给我们报个价格！安安用她蹩脚的广东话报价格，男生们笑得直不起腰来。从小安安就被人笑，她已经免疫了，她不在乎别人笑，至少笑过了，他们都开心地买单。买衣服的大学生越来越多，有的时候还会给她买零食，安安推手拒绝，“我好钟意食，不过不敢食。”她

把食的降调发音成了升调，意义大转，变成了“死”。大家笑得更欢了。安安说，“笑不紧要，记得买单。我很心急哦！”男生们笑得肚子疼，因为她把粤语“心急”发音成了“性感”。安安的客人很多，大家都觉得这个操着蹩脚粤语的女孩很努力很可爱，愿意买单；安安价格背得最熟，签单速度快。那几个月她成了公司的销售冠军。一天最美好的时刻，就是商场关门后，她和小伙伴们对着镜子试衣服。几个月后，安安离职了，她用员工价买了店里最贵的那件礼服。

安安后来换过很多工作，出走半生，发现世界上所有的职业其实都是营销，她发现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就是销售。闲来无事，写了一本书《我是销冠》，销量不错，接受了羊城卫视的专访，电视机前侃侃而谈：“羊城，是我梦开始的地方。当年我在北京路工作时，还没有发现古迹，也没有现在的南越博物馆……”

家乡的老师和小伙伴们都很意外，这不是安安吗？口才这么好！

只见电视机前那个风姿绰约的女人说：“我叫安安，曾经是个语迟的笨女孩……”